

顾 问：周成美 薛元华

主 编：张继福

副 主 编：何英诚 张伯群 王海均

编 委：张立信 王国瑚 叶祖志

王汝增 任德清

责任编辑：王国瑚 黄定烈 任德清

前 言

周 成 美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是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近代和现代史资料。征集、研究和编辑出版这些资料，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招待六十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号召各界人士要“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他说：“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录下来”。这些年来，我区各市、县政协，认真贯彻总理指示，做了大量工作。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原工商业者和民族、宗教、海外各界人士，都积极响应总理号召，支持政协工作，本着求实存真的原则，对地区近百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重大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有影响的人物以及乡土风物，撰写了大量珍贵资料。这对于宣传宜宾，保存历史，传之后代，促进团结，推动进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为了促进各市、县及区外的文史资料交流；推动我区文史资料工作的深入发展，为统一战线服务，地区政协工委决定编辑出版《宜宾文史资料选》。本书为丛书性质的史料选辑，今后将不定期陆续出版。

宜宾，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在祖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尤其在近百年

来的重大社会变革中，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涌现了众多名垂青史的英雄人物；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孕育了许多经济、文化领域的优秀人才。因此，我们渴望着曾在宜宾学习、生活、工作过的老同志、各界名流、海外游子，为本书积极撰稿，在此顺致深切的谢意！

本书负责编辑的几位同仁，付出了辛勤劳动，在征集、编印、出版过程中，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支持，特一并表示感谢。同时，敬请广大文史工作者、读者惠于指正、质疑、补充。

1993年12月7日

目 录

吕超回忆录	吕 超 (1)
走向光明	郭汝瑰 (16)
中国营造学社的重要历程	罗哲文 (37)
“五粮液”名酒的由来 龚咏棠 黄国光整理	(46)
宜宾宝元通公司概述	王重豪整理 (59)
回忆“四川合众轮船公司”	孙尊山 (69)
我知道的“天原化工厂”	叶世强 (85)
著名书法家包弼臣	包党文 (96)
与徐悲鸿、张大千谈包弼臣书画艺术 萧金芳	(106)
一代哲人唐君毅	骆为荣 (114)
宜宾哥老会	陈星奎整理 (122)

吕超回忆录

吕超

吕姓世家于七世祖仁秦公时，由湘入蜀，卜居宜宾思坡乡。我名吕超字汉群，生于1891年。兄弟五人，大哥岑楼，二哥如渊，三哥辅周，我行四，五弟一峰。

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经过

1910年，我已毕业于四川陆军小学，遂赴南京入陆军第四中学。先是清廷训练新军，为培养干部计，设陆军中学四所（清河一中，西安二中，武昌三中，南京四中）。四川学生赴西安时，二中尚未成立，故又远道赴南京肄业四中。逊清末叶，大江南北革命空气甚浓，主其事者为湖南谭人凤先生，奔走四方，联络志士，不遗余力，而军校同学尤为工作重心。我自与谭相识后，畅谈光复大业的革命主义，披肝沥胆，恨相见之晚，革命思想即奠基于此。旋由谭人凤、曾杰介绍加入同盟会。并与粤同学何克非、陈铭枢；湘同学夏醉雄及湘军官万定球等，时时商讨如何组织同志，联络各界。继而谭人凤特嘱我赴沪晤宋教仁、陈英士，于是对革命方略又有进一步的了解。

1911年（辛亥）我在保定军校入伍生队。吴禄贞将军于入晋之先，派同志分头联络，我得参与秘密，不幸泄于清廷间谍，而吴将军抵石家庄时，突遭狙击，遂以身殉。道路啧啧，有大举搜捕余党之说，潜踪不易。且清廷戒备甚严，卷土重来，亦非一日

事。幸陈英士已举义于松沪，我乃约同学杨导、夏醉雄、张雅林、门炳岳等先后离保定，分赴各处参加实际工作。当我由北而南，与陈英士相晤时，陈谓欲使革命大业早日完成，非对北方民众进行彻底工作不可，庶几一旦成熟，全体响应，可以根本摧毁封建基础。因以前革命志士聚集南方沿海各省，交通便利，人民知识水准亦高，革命思想亦易于接受；而北方比较保守，在清廷数百年统治下，民气消沉，故就当时情形而言，北方工作，既艰且巨，陈要我考虑。我就毅然愿以身任。当由陈拨款数千元，嘱速赴津、京、保等处秘密工作。我便兼程返津，与彭家珍、黄复生、黄斗寅、赵铁桥诸同志策划进行。旋赴北京，晤李石曾及汪精卫集议，成立京津同盟会。同志等各量能力与技术而分担工作，我担任运动毅军及曹锟第三师官兵，彭家珍担任会中军事部长。嗣彭决定效荆轲之行，与黄复生秘密制造炸弹，因以军事部长职给我，未几，彭怀弹炸良弼，果以身殉。我深感彭之义烈，毅军及曹师之官兵，因我介绍而加盟者，连排长达40余人，头目及军卒则在4000以上。我常于夜间择僻地，分班召训，晓以革命大义，相促早日发动，愿效死力。人心如此，大有可为。时汪精卫等已赴沪，而议都迎袁之空气甚浓，沪上来电，坚嘱勿得妄动。然官兵已受革命思潮之鼓舞，愤不可遏，群请发命举义，我婉言晓以大义，及暂时隐忍苦衷。不听，乃示以沪电，始默然而退，然其势实难久安。未几，袁世凯以议和有望，下令减各军出征粮饷（因出征时除正薪而外另有增加），又令各军严加约束，不准出营。因暗中工作，袁氏亦微有所闻，故预为之计。而各官兵一时不察，且虑事泄受惩，遂自行鼓噪，相与传言，因有京、津、保兵变之事。时正袁氏示期南下之前夕，南方人士不明真象，谓袁氏主动以为要挟之手段，实则袁氏无意南下，固不待于兵变，而此次兵变，适足以供其借口。事定后，肇事官兵不敢归营，请求安置。我乃以军事部长名义发给证书，饬其投革命军中服务，亦一时权宜。于是京、津同盟会之工作已告一结束，我亦离北而南下。

1912年（民国元年）秋，我回川省亲，原拟小作勾留，即赴国外游学，以资深造，初无意于戎事。殊行至宜昌，不期与冯中兴相遇。冯固川人，为黎元洪部下一连长，奉命率全连士兵护送步枪数千支入川，以偿川盐代价者。相见甚欢，遂附舟同行。时轮运未通，牵挽而上，动需旬月，沿途款洽，遂成莫逆。胡景伊驻蓉，熊克武驻渝，皆欲得是项枪械，以厚兵力。熊知我与冯相善，即令亲信迎至夔府，将实情告我。并委冯为蜀军第二团团长，而以我副之，即就夔成军，整军经武，渐成劲旅。后冯调他职，该团即由我指挥。

护国之役的战斗历程

袁世凯既任中华民国总统，剪除民党，不遗余力，民国二年遂有取消五都督之令。江西都督李烈钧倡议讨袁，进兵湖口。蜀军总司令兼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举兵应之，先派员分赴滇黔联络，以壮声势。并派我赴成都观察刘、尹事变，相机游说。因川边经略使尹昌衡与刘存厚师长意见素相左，当尹由康返蓉，双方几以兵戎相见，此时进行联络工作，盖所以减少反革命之障碍。我至双流迎见尹昌衡，密陈讨袁大计。尹鼠首不能决，遂由嘉定经叙泸返渝，沿途联络驻军，屡濒于危。抵渝熊已决心举义，并命我即赴前敌指挥作战。并云，作战命令已发交支队长龙灼三，到即知之。我赶至永川谒龙氏，始知作战序列为两支队。第二支队长范蓁进驻顺庆（今南充市），防守北道。第一支队以旅长龙光（灼三）任之，担任攻隆昌、泸县、合江等城。故该队复分为三司令，前卫司令由立石站攻泸县，左侧卫司令由王坪向合江，我任右侧卫司令，由荣昌进窥隆昌。我以所拟名义欠妥，呈请更易，久不得复，而军机迫切，乃改名为右路司令，刊关防呈报备案。遂谤我有紊军纪，而不知前侧卫等名称乃系担任警戒部队始适用，视

部队大小情况如何而临时派遣，若以之为固定称呼，且刊关防，发文告，必貽识者以笑柄。我率步兵三营，附机炮一部，命偏师出排山垭，助中路佯攻，而以大部进驻烧酒房。时梁度守隆，态度未明，复间道出敌不意，攻隆昌西北之禹王庙，鏖战竟日，士气愈旺。梁度派代表来军，谓若能退三舍者，彼必设法助义，有以报命。因事前曾有密商，固亦信之，乃还兵烧酒房。梁度亦迳退内江，隆昌遂光复。我乃命周官和警戒正面，亲率两营趋泸县，至石洞镇，战最激，营长李锡荣中弹殒命。我亲临前线，且镇且抚，士气为之一振，而敌人亦殊顽强，屡简锐卒彘突，我阵地几动摇。时有王纲者，任排长，勇冠一军，视敌锋所向，率死士身当之，卒赖以转危为安。师抵小市，泸城在望，而忽闻黔军攻渝黄角垭之消息，乃奉命返师援渝，功亏一篑。行至璧山马坊桥，又闻重庆已陷，熊克武氏已出走，陈芷湘司令自杀于来凤驿。官兵惶惶不知所可，我乃召集全部训话，化整为零，隐蔽山野，待有机会，决图再起。继只身赴渝。时杨君良以云南讲武堂同学关系与黔军参谋长杨杰相友善，而于黄司令斐章亦有师生谊。我因杨君良之介绍，面谒黄、杨两氏，首责以背义弃信，助敌攻友。黄不觉气夺，谓熊氏事前究未彻底协商，事至此，非本愿。我因说以袁氏窃国，罪在必讨，西南劲旅联合东下，会李烈钧之师于武汉，可以伸大义于天下，重树革命政权，足下有其意否？黄默然良久，始曰，固所愿也。于是我乃赴万县，与卢锡卿集义于九思堂，并告以黔军态度，决收集旧部图再举。而秦军入川，至夔府，正西上途中。我乃突过火线至小江口，几为前锋所戕，委曲达意，并阻其前进。不可，但允转报该军司令张钫。迨晤张后，复以说黄者说之，张亦首肯，约彼此以万州桥至大江之溪流为界，互不侵犯。是夜哨兵误会，发生冲突，卢锡卿命所部向梁山引退。我遂辞张钫赴梁山，复与卢氏晤商善后，觉黄斐章之为人差可与谋，决再度走渝说之。经大竹、梁山达长寿，正徘徊江浒，觅舟西上，适与由渝来探我消息的二哥如渊相遇，始知黔军入渝后与川军王陵基部不相容，已

退过南岸。我因思联合各军图谋再举殆不可能，遂只身东下抵沪，闻熊氏已东渡日本。是役因电讯未通，蜀军举事之日，李烈钧已先告失败。

我闻熊、谢诸同志均在日本，随亦东渡，驻甲子馆。探闻熊氏匿迹西京，拒旧属不与见面，乃作长函寄之，痛陈颠末，责其联络滇、黔，事前既欠周密，临阵仓皇弃军，独走东渡，视部属如路人，复无以善其后，主帅负同志，同志不负主帅。熊得书大痛，疑我与谢持先生有密契故相责难者。实则率意陈词，谢殊不知，函中虽不无愤激之语，究亦实情。熊氏以倒袁之役，主其谋者实革命诸同志，今亡命邻邦，孑然独处，回首前尘，颇怨党人之多事而累彼至此者，今反而责彼，中怀悔咎，逐渐与革命主义相左。

1914年，我在东京入“浩然庐”讲学。“浩然庐”者，孙中山先生所手创，为党中武装同志共同研究之所。其他同志则另有“政法讲习会”以容之。是时革命人大集东京。因讨袁失败，宋教仁被害，袁世凯以为天下莫予毒也，方组织“筹安会”帝制自为，国中反革命之势力嚣张一时。中山先生鉴于党中意志分歧，乃组织中华革命党，入党者须亲填服从中山先生努力革命之誓词。于是部分党人颇不以此举为然。黄克强、李协和因倡十年内不能革命之说，熊克武等亦和之，皆拒不加入。我与卢锡卿、石青阳力排众议，慷慨宣誓，唯中山先生之命是从。四川同志杨庶堪、谢持两先生几往集商，分头劝导，终未能团结一致，而不免各行其是。是年秋，中山先生决发动四川革命，以卢锡卿任中华革命军四川总司令，我任中华革命军川南区司令，石青阳任中华革命军川东区司令，分遣回川工作。其余各省亦分派有人。12月我回国抵沪，即与三哥辅周由湘经酉、秀、黔、彭返叙，密为布置。时风声甚紧，所谓党人者杀无赦。我因行动为人瞩目，不能安心工作，于1915年春，又赴沪准备械弹。

1915年秋，我由沪运手枪炸弹溯江入川，同志皆为其危，良

以沿江检查甚严，苟泄露祸且不测。而我以绕道云南，旷日持久，非所愿，卒冒险西上。雷管炸药（来自日本）与手枪数事，皆我亲自藏匿，人无知者。行至涪陵，遇吴石君同志来告，言渝中已知我行踪，遂下轮改道赴渝，另派五弟一峰秘密护械至叙，幸未泄，亦无损失。11月，袁氏已称帝，改元洪宪。我潜抵宜宾，秘密组织中华革命党，一时入盟者为郭庭辉、吕如渊、吕道宏、陈华封、徐建臣、张子臣、罗九成、陆吕麟、林羨鱼、尹宗山、廖典初、赖烈声、李筱亭、邓步瀛、吕辅周、吕一峰、罗鼎新诸人。而陈华封在哥老会中潜在势力颇大，厥后号召义军多得其力。12月25日，蔡松坡将军揭护国军帜于滇，通电讨袁，命梯团长刘云峰率两支队由昭通趋叙府，前锋抵川滇处之燕子坡时，我集合同志于宜宾之牛喜场，举义兵应之。所用名义则固中山先生亲委之中华革命军川南区司令。

举义初，同志约七十余人，夜会旅邸，议所向。翌晨，渡岷江而北，经李场趋古柏。山泽之慕义者纳之，民团之可用者收编之，遂有众数百。又取道蕨溪，以连日夺获江防军枪近百，即于该镇编制成军，向敌侧后方出击。时北军驻叙者，为伍祥祯一旅，腹背受敌，仓皇西溃。刘云峰之得以长驱入叙，也与我协助有关。城既下，我率所部复驻牛喜场，只身进城见刘，商作战计划。刘以我名义不同，微示改编为护国军以归统一，并以护国军四川游击司令相强。我心实不谓然，而又无词以拒。适熊克武、卢锡卿、但懋辛、余际塘、喻华伟诸同志先后经滇抵叙。川中人扬言熊来兵若干，械若干，转相告语，纷谋响应。然熊实空拳耳。因思此种错误心理，用得其当，可收意外之效，我乃私商于卢锡卿，谋以所部拥熊，便于号召，部属有腹诽者不之顾。白刘云峰、刘诺。电蔡司令请示，覆任熊为护国军四川招讨使。即以我部改编为第二支队，我任支队长，并分余众与周官和成立一支队。时1916年（民国五年）一月。二月，川军朱敦五、周占鸿率部由犍为、屏山分道会攻宜宾，并有一部沿岷江东下。我与之激战于牛喜场西北

高地。所部皆土著，熟地势，分偏师渡江，而以一部隐山谷林箐中，俟敌通过牛喜场，与滇军激战正酣时，挥两翼齐出岷江两岸，夹击之于麻糖坝，大获全胜，夺其船舶輜重无数，军威远震。未几，冯玉祥率一旅之众由东道驰援，督伍祥祜部反攻宗场、观斗山、催科山、白塔等要地。滇军御之甚力。我奉命援观斗山，渡江转战而前。先是刘云峰部分援泸州，故兵力太薄，不得已放弃叙府，向叙南背进，经柏溪至安边，集中于横江一带。时南六县^①尚有敌巡防军分守，谋先肃清之。三月，我为前锋攻筠连，克之，歼巡防军之附逆者，擒危害党人之蒙小谊知事而严惩之。于是南六县望风归顺，前无坚城。随经庆符、高县、长宁、抵南溪牟家坪，旋渡江进驻观音铺。卢锡卿、向育仁暨川西各县同志闻所向皆捷，电函交驰，促进兵自贡。我乃转报于熊氏，熊以总攻令未发，止无轻动。而各方交相责难，深以屯兵不进为议。我再三请命，均不得准，遂不顾一切，独率所部前进，既行而后呈报。适熊亦奏命督后部继进，兵不血刃而下自贡。五月，袁世凯毙命之消息至军中，士气益壮。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兼重庆镇守使，独不效顺，所部沿东道各要点布长蛇阵以阻我军。蔡总司令松坡督师大周驿，令左翼司令罗佩金克期攻克资、内、隆三城。罗询熊以所愿，熊又转征我意，为出师便利计，决攻隆昌。我担任西路，郑经武率民兵任东路，周官和任中央攻击，而以但懋辛统之。分道合围，激战经日，敌军旅长刘湘殊顽抗。薄暮我中央部队纷纷退却，官兵意志颇为动摇。我佯曰：“转移阵地，另择攻击目标，于我有利，其勿恐。”急巡视火线，以镇军心。入夜12时，参谋郭庭辉奉但总指挥令：全军后撤。令呈我。我曰：“姑秘之，适巡前线，敌人放枪甚密而不进，盖疑阵，有退征，明日当与子整队入隆昌，共谋一醉。”拂晓，我军进击，敌仅少数部队且战且却，

^① 南六县为叙府（今宜宾地区）所辖之庆符、高县、珙县、筠连、长宁、兴文六县。

遂入城。郑经武亦自东门入。截敌輜重甚伙，飞书报但，请其进驻隆城。但以退却令夕下，而捷报朝来，固不之信。三报始入城。是役若非支持最后五分钟，全功将尽弃。尤奇者，雷飙攻内江，顾品珍攻资中，亦同时告捷，招讨军之声誉因以大起。旋奉命经内江、资中向简阳前进。敌退泸州后，冯玉祥不战走西北，陈二庵宣布独立，我奉令暂驻仁寿，罗佩金入省，战事枚平，时民国五年七月。当是年一月，党中人集议宜宾时，决定以川南为大本营，川东为游击区，侍隙抗击北军，川西为政治策动区，游说陈、冯，减少障碍。卢锡卿、向育仁潜赴川西，王维钢、刘伯承、吕鹿鸣潜赴川东，均卓著勋绩。陈氏脱离袁氏，卢君之力居多。川东起义军首推肖静轩。丰都之役，刘伯承左目受伤失明。

川局既定，蔡松坡奉命督川。蔡病，罗佩金代行职权。招讨军移驻川东改编为第五师，熊克武任师长兼重庆镇守使，我任该师十八团团长，驻防忠州。民国六年夏（1917年），刘存厚在蓉突以兵攻罗佩金。罗走，攻代戡，戡死。我奉命移驻涪陵，默察时变。知战祸不免扩大，密与黔军团长袁祖铭深相结纳，约定军事同盟。时北政府欲借此时机，控制川黔，派吴佩孚率兵由湘入黔，又派吴光新率李长泰旅由长江入渝，意在肃清革命势力。调熊克武任川边镇守使，实撤职之先声。熊以势不可抗，辞新职，准备交卸。我见事机危迫，以重金命少校差遣汤子谟往綦江、南川等处，纠合同志，待机动作。并函促袁祖铭践约出兵。时周道刚奉北政府命代理四川督军，强熊令我率部入南川。石青阳在綦江有众数百，称义军总司令，与敌接触，迭电请援。我命第一营往助之，进抵道钟寺。黔军之入川者与周军及李长泰旅于巴县长生桥展开激战。汤子谟集合多人，称十八团别动队加入战斗。于是北军报周曰，十八团加入矣。周闻讯，复强熊氏转饬回防，不得逾巴县界。我部乃向白沙移动，继至丰门坎。宋绍增、朱叔痴、黄圣祥、刘亚修、李鸿钧诸同志俱来会议，主战者多，但以计脱熊克武于渝为原则。于是乃决定由我和王维纲往渝迎之。夜半起程，

至木洞时天已明。是日午前北军之溃退者经十九团二连滨江驻地时，手枪被夺数支，该兵反报后，吴光新督大队继至，十九团遂不支。我乃以十八团团长名义号召该团听吾指挥，直捣敌之中坚，大破之，夺敌枪弹船舶甚伙。吴军后队遂不敢沿江东退，乃绕道江北邻水、垫江以出万县。周道刚亦离渝。

靖国之役的战争局面

局势粗定。滇黔首长商组靖国军^①，以熊氏任靖国军四川总司令。我以功擢任第一纵队司令，十八团团长的彭远耀升任，并拨王维纲之十九团归我指挥，随向合川进击。时王右瑜旅驻合川，闻我至，派其参谋张绍阳来迎。我乃单骑与张渡河至城下，竟遭守军枪击，急飭张绍阳入城问状。因王氏新任旅长，军心未尽附，故有是变。而彭远耀、汤子谟两军中途闻声驰援，始免于难。守兵内讧，不战而退，乃整队入城。石青阳至重庆，兵力单薄，我乃命汤子谟部属之，向顺庆推进。而自率两团攻遂宁。袁祖铭、喻华伟亦趋乐至，遥为声援。民国七年（1918）一月一日两军激战于遂宁，我军右翼初不利，我乃亲冒矢石，督左翼沿山前进。有熊上士某，执我督战旗奔而前，连越数山，士气大振，右翼之退却者亦反攻。我又亲督炮兵轰敌司令部所在之广德寺，连中数弹，敌势不支退却，遂宁乃下。时袁祖铭攻乐至不克，且请援，我乃命彭远耀率十八团赴之。而刘存厚命杨敏生率生力军全师反攻，仅王维纲一团力御，卒以众寡悬殊退守姚风场双江镇等处。旋何光

^① 靖国军。1917年，北洋军阀废弃约法、推翻国会，张勋等发动复辟清朝帝制。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宣布维护约法。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赞成护法，成立靖国军，自称滇川黔靖国军联军总司令，当时陕军将领胡景翼、郭坚等为反对皖系军阀陈树藩，于1918年1月在三原成立靖国军，唐曾派兵支援。滇川黔靖国军名义于1920年直皖战争后取消，陕西靖国军至1922年瓦解。

烈、郭济元增援至，我复督各部反攻，敌大溃，乘胜复入遂宁，命罗鼎新任县知事以筹粮食。而石青阳亦下顺庆，西进攻太和镇，不克，复请兵于我，分兵往援，克之。攻蓬莱镇亦得手，于是与袁祖铭相约，分道会攻成都。我集合全部由淮州间道出敌不意攻蓉之北门，刘存厚仓皇出走，我军进驻北较场，川局大定。时民国7年2月中旬。捷报至粤，中山先生即电令我任成都卫戍总司令，兼摄军民两政。我逊谢未敢居功，复电力辞，并荐熊为主帅，请即以是职昇熊，报可。时敌退北道，尚待肃清，乃请命先趋。夏初，进驻绵阳，蹶梓潼，赴剑阁，规复广元。刘势穷，窜陕之宁羌，川境无敌踪矣。

川局既定，我晋任为第五师师长，驻绵阳。改编整顿，以彭远耀为九旅旅长，王维纲为十旅旅长。创军官教育团，以三民主义训练官兵，培植革命干部，以为党国备用。此种作风在川军中为创举，目光短浅者讥我为大炮信徒（当时一些对革命无信心之辈，给中山先生之外号为孙大炮），我亦不顾。民国7年秋，收编彭斗胜为独立旅长，周炳文为独立团长。此二人皆刘存厚部下慕义来归者，且愿作响导，任先锋图陕。革命势力苟达北方，或可转移全局。当时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在三原，樊醒民有众数千，处豫陕之交，纷纷派员来川，请出兵共戡陕乱。我屡陈情熊氏，大举图之，而熊氏迟延游移，终无具体计划，但命相机处理。我以时不可失，而义尤不容辞，遂派彭远耀率九旅进驻广元，为彭斗胜部后盾。先占宁羌，继克沔县，乘胜进击汉中，师抵城下，围其三面。刘存厚闭城坚守，不出战，围攻半月未克。请增援，熊命郑启和由米仓道出汉中，朱华经率江防军由遂、合进驻保宁，以为声援。十一月初，我亲赴前方督师，巡视訖，命吕鹿鸣团抄袭汉中之东门外十八里铺，即前合围时，缺一面以诱刘氏出走者。另以一部向褒城佯攻，因欲一举而聚歼之。时郑启和部已抵汉水，江防军前锋亦有部分赶到，即其锋而用之，城可下。然郑部以远道跋涉，坚重休息，不得已而听之。攻击令既下，而各军自由行动，

指挥不灵，敌方遂有轻我之心，而赖心辉适又自陕督陈树藩处运械弹入城，敌胆遂壮。且是晨忽降大雪，积地尺许，我军未备御寒衣，赧悚风雪中，指僵几不能实弹，乃回师。

援陕后，回川仍驻绵阳。是时联省自治之说甚嚣尘上，党人颇有迷信之者。而陈炯明主粤，赵炎武主湘，熊克武主川，各据一省，政由己出，利其说之便于己者，尤力张之。故国民党员拥有西南广大地盘，雄厚实力，而共信不坚，互信不诚。中山先生尤痛心于陈氏之行动，思以四川为革命根据地，故国会同仁皆纷纷分道入川黔，默察形势，期以大举。我力劝熊氏接受中山先生旨意，与西来诸同志开示肺腑，精诚合作。熊氏虽唯诺，而态度则颇落寞。我以一身周旋其间，深感应付之苦。滇黔军事领袖适亦以救国出兵相号召，约熊氏共伸大义。熊以为彼两省者，地瘠而民贫，其倡此说，别有用心，拒之。自护国之役，石青阳、颜德基、卢锡卿、黄复生所部义军各数千人，均自谋生存，迄未归建制。我劝熊氏收编彼四军为正式陆军，以安人心而团结同志，至于再，至于三，皆不得请。熊氏之左右深为侧目，于是发生暗潮，传言石、黄等联络下东各客军倒熊，道路岌岌，危机已迫，我虽有所闻，而未之信。殊颜、石发生齟齬起兵衅。我奉命调停赴顺庆，黄、卢等始以实情相告，谓“一切布署已定，推刘湘为总司令。刘新附，不得已而戴之，兄来大好，总司令一职固非兄莫属也。”我曰：“是恶乎可！无论超为锦公部属，分犯不义，即为革命实力，川民生计，亦何忍内讧，盛意敬谢不敏。兄等有何要求，弟当商诸锦公，言归于好，固所愿也。”黄、卢等意甚坚决，我再三请勿轻动。既返，先以电请熊氏，谓有机密面陈，熊氏复电派但懋辛、向育仁、余际塘等会商于德阳。薄暮，熊亦轻骑至，事前固未通知，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于是夜置酒相待，酒半酣，乃尽举黄、卢之谋以告。且曰：“事急也，速为之备，彼等欲推超为戎首，超又不忍负公，已谢之，然乱谋不以此遏也。”熊曰：“以兄高见，当如何应付？”因是时熊氏对我已疑忌，询我谋者，实

刺探之也。我仍本诚心直谈曰：“超有上中下三策，公请自择。”“请问上策”。曰：“革命未成，中原多故，联络滇黔两省出兵救国，上策也。黄、卢等之倒公，谓公不肯救国，迹近拥兵自卫，兵既出，无所借口也。且使内讧之目标转移向外，隐祸自消，其利一；滇黔之大师大举北伐，吾川夙以械弹，免客军寄食之累，公向之疑其别有企图者，至此亦可高枕无忧矣，其利二；黄、卢等既推超为总司令，众口烁金，公亦不能无介介，救国出兵，超率全部任先锋，超既去矣，群疑以释，其利三。一举而利备，公其有意乎？”熊曰：“讨伐之对象为何？”曰：“北洋军阀。何待问。”熊曰：“无命令奈何？”曰：“革命之师不可律以成规，黄花岗之役，武昌首义，谁为命令者？且有广东政府在，吾电朝发，命令夕可至矣。”熊不语，因熊氏已与北方互通声气，事极秘密，我实不知，前所云云者皆遁辞也。良久熊乃言曰：“请问中策？”曰“刘湘心怀叵测，迟早必有异动，此次倒公，原推之为总司令，实戎首也。超愿往说黄、卢等联兵以伐之，计必听从。且刘湘与部属廖谦方有隙，约内应攻之，如拉朽。事成即以处刘者处黄、卢，以中策也。”熊沉吟曰：“不可内室操戈。”曰：“然者只余下策，公以全部兵力集中北道，通电辞职，离成都以避贤路，谁敢贸然来者，不出数月，必有内变，群龙无首，舍公莫属，此以退为进，策之下者也。”又相与议及继任人选，反复诘究，时已夜分二钟。最后，熊慨然曰：“弟之下策，乃为上计。实告君，吾怀此意久矣。”是夜作竟夕谈，鸡鸣破晓熊返成都。一周后，熊通电辞职，并以密电告我，举为继任人，并托顾拂部曲。时刘禹九驻新津，得同样一电，自疑资望不孚，抄原电相告我，勘视之无一字之异。因熊氏去职后，曾以同一电报分发四人，（其余二人为向育仁及刘湘）意在激发鹬蚌之争，可收渔人之利。无何，但懋辛率部直向我驻地进攻，战祸遂起。我被推为川、滇、黔联军总司令，原意在于出师北伐，但因内部意见不一，各觊觎权利，顾品珍率师回滇，王文华率师回黔，均谋夺取政权，联军遂告瓦解。我亦愤而出川，于是西南三

省内战无宁日也。

参加北伐的前前后后

1921年秋，我奉中山先生命赴广州，嗣后又随军赴梧州及桂林。次年春，又奉中山先生命赴湖南，赵炎武以下将领皆由我介绍入党。旋又经武汉至汴、郑，联络陕、豫军之胡景翼、岳维峻、樊醒民诸人。又赴邯郸，经大名与孙禹行、徐次后诸同志接洽，秘密商定，如何策动北方革命计划。嗣后，樊醒民请命吴佩孚而援赣，即实行原定计划。故中山先生因亦委樊氏为豫军总司令。其后又赴北京南苑与冯玉祥部接洽，结果甚佳，遂取道上海往杭州，以说陕、豫各军者说卢永祥，亦颇圆满。同年夏初，返粤复命。中山先生嘉我勤劳革命，遂被任命为大本营参军长，进驻韶关。因中山先生已决意北伐，不幸因陈炯明之叛变，致碍革命大业。我闻乱后，间道回广州，于白龙潭中山舰进谒中山先生报告一切，当奉命回四川组织讨贼军。

1923年春，我返川至成都，时正值一、二两军战后，熊克武以军民两政付刘禹九兼摄，意颇郁郁。我因说以就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职，则公私无不利。熊固欲之，然不无顾忌，乃请我先以四川讨贼军第一军总司令名义号召川人为先驱。于是我乃率旧部由温江经成都、简阳、资中、内江进占泸县，收编杨春芳师，准备东下。然不久杨复叛变，我遂被扣于泸。于1924年夏初，袁祖铭、刘湘会议于泸时，得袁氏之助，始恢复自由。而是时熊克武早已率部由黔入湘，我乃应袁氏之邀赴渝，袁氏并以川黔边防总指挥相挽。我以冯玉祥已举义北方，称国民军，奉行革命主义，南北有彻底合作，打倒军阀之势。乃私与袁氏约，如能信仰三民主义，参加革命，方同意暂就斯职为伊臂助。袁氏默许，故我亦就职。1925年夏，杨森督理川政，颇不理于众口。袁祖铭与刘湘决议驱之，因